

可學耶神人言然有天命者可學之必得大

度中賢學之亦可得大壽下愚爲之可得小

壽子欲知其效同若凡人學耳大賢學可得

大官中賢學者可得中官愚人學者可得小

吏夫小吏使於白衣之民乎以是言之猶當

勉學耳真人唯唯吾爲之未嘗敢懈也神人

言然努力信道天地之間各取可宜亦無妄

也真人唯唯請得尊天重地敬上愛下順用

四時五行可爲不敢爲非也神人言善哉善

哉子得道意矣吾不復重教示子矣

○右致善除邪今人受道戒文

太平經卷之七十一

太平經卷之七十二

原缺七十三至八十五

傳七

莫不被其德化而生焉得其意者立可觀不得其大要意無門戶知能大開通用者大吉

可除天地之間人所病苦邪惡之屬不知其

大法者神亦不可得妄空致妄得空使也願

到調和陰陽者一在和神靈歸俱分處深惟

天師之語使能反明洞照者一一而見之其

人積衆多何以能致此諸道士能洞反光者

能聚之乎噫大善哉天上皇氣且至帝王當

垂拱而無憂故天道諸真人來具問至道要

可以爲大道德明君悉除先王之流災承負

天地之間邪惡氣鬼物凶姦尸咎殃爲害者

耶故真人來一口口問此至道要也諸弟

子亦寧自知不乎忽然不自知也今忽不自

知何故問之歸思天師教勑有不解者今不

自知當皆以何能聚此諸絕洞虛靖反光能

見邪者惟之今故相與俱來共問之也善哉

真人精益求精進乃知疑此天使子來悉爲德君

具問可解邪者語方今爲真人具說分別道

其要意安坐共記唯唯天地自有神寶悉自

有神精光隨五行爲色隨四時之氣興衰爲

天地使以成人民萬物也夫天地陰陽之間

卷之七十二
其人畫像長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
爲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畫像如此
矣此者書已衆多非一通也自上下議其文
意而爲之以文書傳相微明也吾書雖多自
有大分書以類相聚從字以相明則畢得其
要意唯唯此四時五行精神入爲人五藏神
出爲四時五行神精其近人者名爲五德之
神與人藏神相似其遠人者名爲陽歷字爲
四時兵馬可以拱邪亦隨四時氣衰盛而行
其法爲其具畫像人亦三重衣王氣居外相

氣次之微氣最居內皆戴冠幘乘馬馬亦隨其五行色具爲其先畫像於一面者長二丈五素上疎畫五五二十五騎善爲之東方之騎神持矛南方之騎神持戟西方之騎神持弓弩斧北方之騎神持鏃槍刀中央之騎神持鉗鼓思之當先睹是內神已當睹是外神也或先見陽神而後見內神觀之爲右此者無形象之法也亦須得師口訣示教之上頭壹有闡知之者遂相易曰爲其易致易成宜遠於人便間處爲之易集近人必難成也於其道成曰明大絕反洞者聚之病形不多多則吉少則凶或有不及所治不決解愈當得多少而可哉高得萬中得四五千下得十數百如百數十其何多也噫真人其復故愚邪安坐方爲子道其大要意也今承負之後天^事地大多災害鬼物老精凶殃戶咎非一尚復有風濕痘疥今下古得流災衆多不可勝名也或一人有百病或有數十病假令人人各有所長或有可短或各能去一病如一卜卦工師中知之除一禍祟之病大醫長於藥方

者復除一病刺工長刺經脉者復除一病或有復長於久者復除一病或復有長於劫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犯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使神自導視鬼復除一病此有七人各除一病這除去七病下古人多病或有一人十數病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悉無不具疾苦也盡諸巧工師各去一病這去七病其餘病自若在不盡除去七工師力已極此餘病不去猶共因人久久得窮焉故多得死不能自度於危中也人生比竟天年幾何睹病幾何遭危會衰盛進退天之格法比如四時五行有興衰也八卦乾坤天地之體也尚有休囚廢絕少氣之時何況人乎人者乃象天地四時五行六合八方相隨而壹興壹衰無有解已也故當豫備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亡亂則可長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大多假令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萬人除萬病一人之身安得有萬病乎故能治愈決愈之也子知之邪唯唯故教其豫作戒成其道

者聚之者唯唯行子知之矣行爲真人明陳列之此所治病者鬼物大邪共爲盜賊夫帝王安平常備軍師兵者以備人反爲無義成姦賊也故一人敢死十人不敢當十人敢死百人不敢當百人敢死千人不敢當千人敢死萬人不敢當萬人敢死四面橫行備其有疾病折傷故軍師乃備萬二千人者以備非常其二千人者但備以補其休逋耳乃能服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請問一事天師今太平氣垂到邪氣當思息除去也然子言是也又非也然太平氣至邪固當自消去惟天地開闢以來積久邪氣大衆多更相承負太平之治氣雖至也亦安能一旦悉卒除此乎故當豫備之爲其作法固窮然后求索良工已大後之矣夫上古之人人人各自知真道又其時少邪氣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愚好爲浮華不爲真道又多邪氣狂精殃咎故人多卒窮天年而死亡也悉由用心愚闇蔽不知豫防其本也今當上德君

治天愛之不欲使其若此愚人多窮也當使卒其大德與天同心故天使諸真人來問疑使吾爲其陳法可以厭禦邪不祥妖惡者故吾爲真人具言之今真人反言當自除不備此言非也名爲大誤君子之辭也子言不可用也何謂乎然有大急乃后求索之不可卒得也令人窮困矣故真人言大誤不可用也今積穀乃滿倉可以備飢餓也今爲真人察察道之使可萬萬世不忘也唯唯令飢乃教人種穀言耘治之待其未成乃可得火炊食亦豈及事邪於此已餓死固矣或不及春時種之至冬飢念食乃欲種穀種之不生此豈能及事活人邪非獨身窮舉家已滅亡矣是真人之一大愚無知冥冥之大效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今人掘井所以備渴飲也居當近水泉所以備渴也臨渴且死乃掘井索水何及得也已窮矣是真人復問二愚闇復爲真人說一事古者有穴居今者作廬宅所以備風雨也及不風雨之時居野極樂矣浮雲已起雨風已至迺作廬宅已雨寒而困窮矣是

真人三愚也復爲真人說一事夫太中古以來聖人作縣官城郭深池所以備不然其時默平平無他也及有不然小人欲汙亂君子乃後使民作城郭深池亦豈及急邪是真人劇愚暗効也行復爲真人說一事今軍師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當有也下之惡之故當置於輜中堅治藏之必不貴有之也不貴用之也但備不然有急乃後使工師擊治石求其中鏽燒治之使成木乃後使良工萬鍛之乃成莫耶可以戰鬪禦急者亦豈及事邪已窮服矣死命屬矣是非六真人之大愚不及邪唯唯有過非過也思事當詳卜之曾心乃出之也後勿輕妄語也唯唯爲真人道小決事反以明大夫古者聖賢之設作梳與杖比髮亂而有蟲也夫人生而不擗頭亂不可復理蠅蟲不可復得困乃後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擗者使良工治之髮爲暴狂比若間亭遠帝王之縣吏壅閼斷人辭語不得言變事於此之時乃求索良工長者以自救已窮矣辭已不通無可復得言之矣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故吾文口口傳傳教有德人君豫備之也上賢明見吾書言之必大覺矣中賢見吾文言必小覺下愚不覺反笑吾書不備其本已自窮矣天地帝王無過於

之傍多蚊蚋不豫備作可以隱禦之者夫蚊蚋俱生而起飛共來食人及牛馬牛馬搖頭踴躍不能復食人者大愁且死無於止息然后求可以厭禦之者已大窮矣真人寧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夫良方所以能厭禦齊蟲善衣善處所以厭禦螻蚋不豫備之病之乃求索可以去之者已得大窮愁病之矣子知之邪唯唯是尚最天下小小財備數之物也何言其大臣者乎夫天地之間時時有是暴鬼邪物凶殃尸咎殺客當其來著人時○比如刀兵弓弩之矢毒者人身矣所著疾痛不可忍其大暴劇者噬不及嚙倚不及立身爲暴狂比若間亭遠帝王之縣吏壅閼斷人辭語不得言變事於此之時乃求索良工長者以自救已窮矣辭已不通無可復得言之矣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故吾文口口傳傳教有德人君豫備之也上賢明見吾書言之必大覺矣中賢見吾文言必小覺下愚不覺反笑吾書不備其本已自窮矣天地帝王無過於

是也今行太平氣至陽德君治當得長久凡
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終古不得復見
天地日月也脉骨成塗土死命重事也人居
天地之間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重生者
獨得道人死而復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
私萬萬未有一人也故凡人壹死不復得生
也故當大備之雖太平氣樂歲猶有邪氣比
若一家雖善中猶有惡人但相忍耳是故益
聚道術士者爲有不然輒當除之不疾除之
則生之矣故教其豫多其人也夫大學所以
署其位小有功者賞賜之天下人莫不欲爲
之但恐大多不可勝記何患憂少哉真人何
益積道德之人者備求可得也如不豫蓄聚
求不可卒得也如有變事欲問古今比列不
豫有大涤道德之人無能卒對解者令人君
閭蔽卒有疑事問之不以時決解愁乃後往
求索遠方賢明涤術何及於僕僕當前手哉
真人知之邪唯行子已大覺矣雖每發言
有過責不問又會不知之願決一事言之今
是或高則萬人中則數千下則數百何可卒
得卒成乎善哉子之間事也但教十數人以
善成之且自轉相易有急効之有成功者令

使上德道君重之愛之於其有功者賜之衆
人且願之於其願之而大從使其爲之於其
得者共尊敬愛之此四時五行天地之神精
見尊重愛莫不說喜使人吉利德君長蒙其
吉福衆賢深下及愚人莫不爭欲爲之也即
爲者日益多以久久大小盡化能人人爲之
傳七乃選取其中第一大功者悉聚之大有功者
署其位小有功者賞賜之天下人莫不欲爲
之其大愚暗且蒙也一事大決毋取用但好大
言者也是人無益於人也但効式之常有成
功者即其人得道意大信人也知但數言而
無大効者即是其不得道意而妄語大佞人
也不可用也亂道者也真人知之邪唯行
去慎之戒之誦讀吾書惟思其上下意以類
相從更以相證明以相足也迺且大解知吾
道所指趣也唯唯

五神所持訣第一百一十一

願請問一大決東方之神何故持矛乎然可
母問也真人必自知之所以問者天師幸哀

後生爲作法不問則令後世不得知天道之
意決然此者天之象也物者各從其類東方
者物始牙出頭盡生利刺土而出其精象矛
故爲矛其神吏來以此爲節南方萬物垂枝
布葉若戟故其精神而持戟其神吏來以此
爲節西方爲弓弩斧西方者天弩殺象失弓
弩亦最傷害之長也故其神來以此爲節
北方爲鎗楯刀北方者物伏藏逃鎗楯所以
逃身者也刀者小人所服亦常以避逃以害
人非上君子之有也故其神來亦以此爲節
中央者爲雷爲鼓爲劍中央者土也五行之
主也鼓亦五兵之長也劍亦君子道德人所
服也亦五兵之長也故中央神來以此爲節
是天地自然實信之符節也比若人生當有
頭應此持其節實信符傳來對不若此即非
其行神也應他神妄來對悉爲亂政久久其
治亂難平安故皆求信符節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是說乃淺而深雖不足道者反乃當與
天地四時五行氣相應和善哉善哉行真人
知之矣

右厭邪人盡變成道以救死命訣

太平經卷之八十六

原次八十七

傳入

來善集三道文書訣一百二十七

傳入

太平經卷之七十二

六方真人俱謹再拜前得天師教人集共上書嚴勅歸各分處結曾心思其意七日七夜六真人三集議俱有不解三集露議者三睹天流星變光一者見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再者見流星出太陽入太陰三者見列宿流入天獄中因三并而共策之恐天師三道行書爲下所斷絕使不得上通復令天怒重忿忿上皇氣不得來也令帝王道德之君固固承負先王餘災不絕而得愁苦焉咄咄六真人爲皇靈共來問事益精進天焉哉吾見諸弟子言無可復以加諸真人也今試自說其流星意六弟子愚蔽敢不言初始一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天門者陽也地戶者陰也民臣也今民臣其行不流而上附返上施恩於下夫門戶乃主通事今下戶不上行返上門通門而下知爲下辭會見斷絕不得上行也善哉真人言吾無以加之也行雖苦復說二事唯唯二事見太陽星乃流入太陰中太陽君也太陰民臣也太陽明也太陰闇昧也今闇昧當上流入太明中此比若民臣暗昧無知困窮當上自附歸明王聖主求見理冤結今反太明下入闇昧中是象詔書施恩下行者見斷絕闇昧而不明下治內獨亂而闇蔽其上也又象比近下民所屬長吏共蔽匿天地灾變使不得上通冥冥與民臣共欺其上共爲姦之證也善哉善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也行雖苦復說其三事唯唯三事見列宿星流入天獄中夫列宿者善正星也乃流入天之獄獄者天之治罪名處也恐列士善人欲爲帝王盡力上書以通天地之談返爲間野遠京師之長吏所共疾惡後返以他事害之故列宿乃流入獄中也善哉精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今六子問事乃何一怒也獨不懈倦耶不敢也常見天師言真人爲天來問事今欲止恐天辭不通今凡人命屬天地天地不喜返且害病人則不得竟吾天年壽矣善哉真人之言是也不失之也今吾爲諸真人說亦不敢遺懈止也吾與諸真人等耳俱命屬